

亞洲四大聖哲思想之宏揚與世界和平

陳立夫

——第二屆亞洲學者會議綜合報告

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亞洲文化中心第二屆亞洲學者會議，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十一月一日在台北開幕，出席會議代表計有來自澳洲、香港、印度、印尼、日本、約旦、高棉、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錫蘭、泰國、土耳其、美國、越南以及中華民國等十九個國家及地區之六十五位學者，在開幕典禮中，會長陳立夫先生致詞後，中華民國總統嚴家淦先生會應邀親臨致詞，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第十一屆大會主席谷正綱先生暨來賓代表印尼國會議員長奈洛先生（Dr. H. J. Naro）亦會先後致詞，會中並宣讀亞議聯日本代表團團長岸信介先生及亞議聯韓國代表團團長丁一權先生之賀電各一件，亞洲文化中心秘書長張伯謹先生曾於第一次全體會議中致詞，並報告亞洲學者會議之發起及經過。大會由代表推選出主席五人，計有陳立夫（會長，中國）錢思亮（副會長，中國）狄優阿狄塞優（印尼）福井文雄（日本）李箕永（韓國），分別主持會議。討論分四組，每組設有主席二人，報告人一人，由出席各國代表分別擔任，各組討論結果，分別作成報告。並推五人負責撰寫綜合報告，由程滄波、杭立武召集。四日閉幕，由錢思亮副會長致詞，中國教育部將部長彥士演講，土耳其、高棉、馬來西亞三代表亦分別致詞。各國來華代表並赴金門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觀。

在十一月一日下午至二日上午之全體會議中，各代表分別宣讀論文，二日下午至三日上午，各組分別舉行會議，對各該組所提論文內容加以研究討論及交換意見，綜計本屆會議所提出之論文，都凡二十八篇。本屆會議討論主題為「亞洲文化與世界和平」，其分題則為（一）孔子思想與世界和平，（二）釋迦牟尼思想與世界和平，（三）伊斯蘭思想對亞洲文化的影響，（四）耶穌基督思想對亞洲文化的影響。出席這次會議之各國代表，曾經本會事前

審慎敦聘，其學識資歷，卓越優良，均係各該地區一時之人望。因此他們的言論意見，也足夠代表其地區公正的輿論。

在本會宣讀論文及進行討論時，第一使我們感到光榮與滿足的，便是世界上四大聖哲——孔子、佛陀、穆罕默德及耶穌基督——都出生在亞洲，由此可知亞洲文化背景之深厚，更可由此推想到亞洲文化環境之豐腴。經過三天的切磋琢磨，我們可以說亞洲是文化優良的地區，也可說是「文化的亞洲」。四大聖哲的思想與學說，可以借用本會此次討論的總題來說，他們終極的思想是要和平，要世界和平。其理由則是人類幸福與文明的增進，沒有和平是無由達到的，從本會全體會議及各組的分別討論，我們發現儒、釋、回、耶四大宗派有許多共同之點，譬如都講仁愛、講信義、講大公及大同；從反面說，四大宗派共同反對殘暴、反對詭譎、反對私利、反對狹窄的地域主義。簡言之，四大聖哲同樣提倡道德，為人類造福，求世界和平。

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先生與故總統 蔣介石先生，不僅都是數千年中國傳統文化之繼承者，同時亦是虔誠之基督徒。孫中山先生曾有名言：「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蔣介石先生更進而為全民族在憲法中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為全人類爭取獨立平等（參閱開羅會議紀錄）。由此可見古今中外聖哲之睿智，是相同的，其真理是超越時空的。

在三天會期中，亞歐兩洲乃至世界之歷史與現狀，均受到廣泛的探討。產業革命固為西方帶來空前的繁榮與現代殺人武器，從而產生強凌弱的殖民地主義與帝國主義，但是因為他們受了錯誤思想的影響，忽視道德的重要，遂致動搖其文化基礎，是故「其興也勃焉，而衰亡隨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衰落，何待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的哀歎，即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1889 —) 及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70) 等博學通儒，對於歐洲劫運的挽回，亦一籌莫展，無可如何，最後仍得想假借宗教的方式以挽末運，在亞洲四大聖哲的遺教中，任何一個宗派都有能力予以急救。今天世界上愛好自由與正義的人士，若能從是非義利之辨來急起直追，對於挽回西方沒落的劫運，旋乾轉坤是指日可待的。亞洲文化可以救世界，當然可以救歐洲，今天在台灣參加本會議的人，大家有此信心，亦就是當仁不讓的責任。

在本屆大會及分組會議進行期間，我們討論或研究的主題，是「亞洲文化與世界和平」，在會議的每一分一秒中，與會人士的感覺是：今天的亞洲是何景象？文化能不能存在？和平有沒有希望？看了中國大陸，看了中南半島，血腥的殘殺，慘黑的地獄，這種局勢動亂的原因，就因共產邪惡勢力的擴張。中共的竊據中國大陸，尤為動亂的罪魁禍首。中共在中國大陸殘暴野蠻的統治，把亞洲固有的文化，從根摧殘，沒有自由，沒有人性，沒有人格尊嚴，幾成爲一個禽獸的世界。從什麼地方去搶救？不是物質，不是金錢；而是道德，是思想，也就是文化。亞洲各地的學者，一致譴責共產主義爲各宗教信仰之死敵，爲和平之最大障礙。在中國文化寄存的中華民國的台北來開這一會議，商討如何維護世界的和平，是有重要的時代意義的，也同樣有歷史意義的。

三天的學者會議，在平靜與嚴肅的氣氛中進行，與會的人士，同時可以體察到各人在討論問題時內心的緊張，因爲有文化的亞洲人，今天已感到面臨亞洲及全世界人類與亡絕續的關頭，我們每一個人將親自從金門望見中國大陸，一水之隔，而有人獸之分，地獄天堂之別，怎能不使我們感覺到責任的重大。全亞洲的學人，綜合孔子的仁，佛陀的慈悲喜捨，穆罕默德的嚴肅莊敬，耶穌基督的愛與謙，化思想爲力量，再集中力量，迎接光榮的真和平，抗拒屈辱的假和平，使亞洲人民乃至全世界人類，同享真正和平的福祉。這一場思想學術文化的戰鬥，必須聯合世界上一切宗教團體及教育團體力量共同奮鬥，始克有成。並將由此次學者會議而更爲加強猛進，展望亞洲與世界前途，我們是樂觀而興奮的。

方豪先生來函

編輯先生：拙著「記所謂歐洲中國學會」刊出時，該會秘書長施博爾先生 (Krisofer Schipper) 已由法來台，相晤甚歡，承告數事如下：

- 一、該會中文名稱，從現在起，到一九七八年在義大利舉行第二屆會議時止，暫定爲「歐洲漢學協會」，會員如有異議，可在下屆會議中提出修改。
 - 二、他自己沒有到中共駐法大使館去過，是派別人去的。因爲他常來台灣，在台南住過很久，在中共心目中，他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 三、他從不買中共貨物，他家中沒有一樣中共出品的東西。
 - 四、他的老師又是義父陳驥道士，去年七月逝世，享年八十八歲，他曾來奔喪，披麻帶孝；今年他又去掃墓。又承他告訴我，鐸爾孟 (亦作錫) 原名爲 André Dhormont。曾將紅樓夢全部譯爲法文。
- 敬請將此函刊出，以代補正。

方豪 謹啓

六十五年
十一月廿一日